

四季隨筆

Four Seasons

Spring



春之卷

羞怯的春天偷溜了進來，溜進人們的偽善面具，
溜進人們的世俗規範，溜進人們渴望春天的心：

名書評家費迪曼「人生讀書計畫」指定好書！

台灣大學副教授鍾德憲真心推薦！

名作
典藏



D.C.皮阿提◆著
陳蒼多◆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四季隨筆，春之卷 / D. C. 皮阿提著；陳蒼多譯。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頁997~~〕

面： 公分

譯自：An almanac for moderns

ISBN 957-733-538-1(平裝)

1. 生命科學—通俗作品 2. 生物學—通俗作品

360

90008667

四季隨筆——春之卷

作 者 / D.C.皮阿提

譯 者 / 陳蒼多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 11954996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1 年 7 月初版

定 價 / 160 元

◎劃撥金額 1000 元（含）以上者，郵資免費。

◎訂購金額 1000 元以下者，若訂購一本請外加郵資 40 元，訂購二本以上，請外加 6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四季隨筆



Spring
春

推薦序

自然與人文的省思

試問，一位科學研究者，能否對身邊的環境敏銳而深刻的感受，卻以詩人般的感性抒發對大自然的讚嘆。試問，一位文學創作者，能否在對身邊花草鳥蟲所帶來的生命悸動有所感受外，也對生命運作的源由有所了解而產生對生命本質的景仰。《四季隨筆》讓你在翻開幾頁如日記般的吐露後，感受到兩者的融合。這樣的特質，逐漸在現在社會中消失，自然學者或博物學家幾乎已不存在，如今講究的是專門。科學進步所導致的專業分工，使得科學研究者鑽研於專門的領域，埋頭於試管、顯微鏡及電泳膠片時，卻忘記了春夏交會之時，實驗室外的杜鵑已開謝如時令，芭蕉梧桐也已準備迎接夏意，空氣中滿溢著生命的騷動。

在台灣這種亞熱帶地區，季節變化並不明顯，所以人們對季節輪換所帶來的變化失去感應，尤其是生活在柏油、水泥與玻璃帷牆所構築的都會區，更使人容易對大自然的變化採取漠然的態度。加上電腦科技的發展，人們習慣以螢幕與鍵盤與人溝通，一切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更加速對自然生命的漠視。那春季萬物萌芽、夏季滿眼綠意、秋季飽滿豐收及冬季潛

藏蕭瑟的感覺，不再由你的感覺器官去感受，而只能由書本、網路及電影中去欣賞。這種隔絕容易使人對其他人或生命失去同感性，久而久之，所餘下的僅是孤立的個體及對自我的憐愛。

現在的兒童，除了偶而課程安排到野外踏青賞花、採集標本外，有多少人在平常上、下學途中，會為花園中開得正熱鬧的紫藤花駐足讚嘆，或在星期假日的野外郊遊時，有多少人會為觀察蜜蜂採蜜或螳螂捕蟲而蹲在小徑邊仔細研究？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會趴在家裡屋角觀察蜘蛛織網捕蠅蚊，螞蟥相互爭地盤、搬食物？雖然這些都已有偉大的自然學者做過仔細而詳盡的研究，但是比較起從書本、畫冊中讀來的知識，親眼見到螞蟥打架、螳螂待勢出手的架勢時的悸動，相信在幼童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而他們在觀察時所表現的專注神情，則是另一種令人難忘的情景。

每天都有不少人根據自己的星座上網察看今天的運勢。試問，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星座在天上的位置？近年來，我們開始過所謂中國情人節，試問，有多少人知道天上銀河在何處，而牛郎織女又是如何被分兩地？如果你曾整夜在屋外觀察天上星象，看天上星座隨著時間由東往西移位時，就能夠體會何謂物換星移，為何古人以特定星辰出現時間來判斷季節變遷。

認識、感受你身邊的自然環境，獲取一些基本常識並不難。對生命萌發、環境變遷及他

種生物交互溝通的認識，能夠使你感受到成為大自然一份子的喜悅。亞里斯多德說：「當事情發生的最初你就知道時，你的瞭解將最徹底」。因此，當環境將有所改變時，與周遭一起成長的我們就能感同身受，尋找兩贏的解決方案。

二、三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另世人驚訝，也讓我們嚐到它所帶來的富裕與便利。但是生活品質是否相對提高，卻值得商榷。環境的污染及破壞，都在經濟發展的旗幟下被忽視，如今，我們逐漸遭遇到大自然環境的反撲效應（多數地區一雨成災、山區土石流、九二一地震災害等等）。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大家應記取歷史的教訓，否則我們將無所退路。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的世紀，國家政策的發展也正朝這方面努力，但是從報章媒體所做的報導及坊間流傳以訛傳訛的訊息中可看出，人們對一般生物知識的貧乏與無知，卻令人懷疑我們的努力是否足夠。生物科技的發展除了人才與資本這些必備條件外，一般大眾對自然生物的認識與體會，尤其是共同生活圈的觀念，更是不可或缺的。

只盼望，因需要再建一條公路或一座電廠時，主事者或工程單位能夠考慮是否會破壞某些動植物的棲息地或大家踏青賞鳥捕蟲的場所，而考慮到補救方案。若承辦單位忽略了，更盼望一般大眾意識到這種破壞而提醒他們。這一塊我們和代代子孫要生活的地方，並不是全力發展經濟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近年來，我們已嚐到過度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反撲效應，

為求一個可以永續發展，世世代代可以生活的乾淨環境，如何與周遭環境的一草一木和平共處，是從我們這一代必須開始做的事，同時也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從對周遭花草蟲鳥及生態的初步認識瞭解，進而體會自身與大自然相互依賴關係，人為大自然一部份的觀念才能深植人心。

台大農學院副教授

鍾德憲

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一日

這是個春寒料峭、變化不定的春日；在接近傍晚的時分，我聽到沼澤那兒傳來第一陣蛙鳴。當這種聲音從尼羅河響起時，埃及的法老王所傾聽的也就是這種聲音。我想，當時這種蛙鳴也混合了我們的不滿與渴望。那第一聲抖動而昂揚的鳴叫，透露出一種孤寂的意味。不只是孤寂，因為我在其中聽到一種警訊，就如同法老王聽到了瘟疫的聲音。這種蛙鳴透露了生命（也就是動物生命）對於地球的回歸。這種聲音敘說了進化中最無法表明的一切——原形質（protoplasm）的那種可怕的持續性與流動性，也就是那種不可壓抑的繁殖力量——不是神秘的人類愛情，而是冷酷的兩棲類膠質。藉著這種膠質，身為脊椎動物的我們，與那些會爬動、翻騰、盲目卻會繁殖的有生命體結合了起來。這種鳴叫聲似乎大半在威脅我們：儘管人類表現得很愚蠢，十分徹底地自我損傷、噬蝕、敗壞，但這種聲音卻可能仍然在尼羅河、泰晤士河以及波多馬克河的沼澤中響亮

著，不知道法老王哭泣亡兒那回事。

我總是認為，一旦聽到青蛙的第一聲顫鳴，我就會立刻在路邊的一個水池中發現一堆的蛙卵。這種突現的動物，在灑出清涼而豐饒的神酒時，是那麼地快速。在以前沒有生命的地方，生命存在了。這種生命既討人厭又那麼美妙，既是銀黑色相間，又是黏糊糊的。簡言之，這種生命是粗生而令人興奮的，幾乎屬於原始的形式，屬於不可削減的元素。

三月二十二日

對古代的人而言，這世界是一個小地方，介於印度與極北地區的蘇利（Thule）之間。天空低垂在奧林匹斯山上，而天文學家還讓星星透露友善的氣息。沙漠中的埃及王朝以如下約伯所知的名字稱呼星星：「金牛星」、「南魚嘴」、「北斗六」、「大陵變星」、「牽牛星」、「天鵝座」，以及「波江座」。對於希臘人而言，閃爍的星辰形成了他們的男女英雄的形像，也形成了野獸與鳥類的形像。他們的牧歌般神話所象徵的天堂似真理，在夜晚時燃亮於天空中，讓最單純的粗人也能了解。

太陽每年都循著一條寬廣的軌道——他們稱之為黃道帶——費力地穿過整個絢麗的天空。太陽進入每個星座後，就有一個符徵記下新的一月及新的意義與重要性。看啊，在降雨的月份裡，當尼羅河、底格里斯河與揚子江漲潮的時候，太陽是進入那些像「魚」以及像「水瓶」的星座中！在炎熱而乾燥的月份裡，太陽所進入的星座顯然是天蠍座——即沙漠之毒。誰能夠說，星辰在其條理井然的運行中，並不主宰一個人的命

運？

最可喜的是，一年以春天開始，以春分開始。那是自然、純樸而像牧歌的一年，人們可以將它銘記在內心之中；人們可以憑藉他們在自己體內骨中的感覺而說出一天的日期。這是綠色的萬物、獸類以及候鳥全都會遵循的一年，這一年就像人的一生——從呱呱墮地到頭上出現哲學家的皚皚白髮。

三月二十三日

古老的曆書已享盡天年，現在壽終正寢了。那種預測天氣的智慧，以及那種像菓園的草兒那樣自然進出的單純信心，現在已經枯萎，而樸實的哲學、適時的預測與沉思所綻放的花朵，也已乾枯，只餘下微弱而古雅的芬芳。金牛宮、巨蟹宮，以及獅子宮所象徵的意義，對於現代人的心智而言，已經不復存在，就像一代以前的大自然哲學也不存在一樣。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已經目睹樹木遭受巨炮轟得光禿，也目睹鳥兒啄食人的眼睛。純真的日子已經不再。

並不是只有人類才是邪惡的。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份。被稱之為「猛烈炸藥」的原子分裂，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還有，暴烈的死亡、強奪、痛苦與腐爛，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它們在我們人類出現之前，就已經全都存在於這個地球上，顯得十分自然，存在於可愛的天空以及開花的田野中。

除了一種基於「大自然」的哲學之外，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哲學透露出一點兒寫實主

義。大自然展現微笑的臉孔，展現一種易為槍砲、橋樑與炸藥所征服的表面。然而，我們卻只有服從大自然的律則。紀元前巴比倫的漢摩拉比發表其言論，埃及的倫米斯下達其命令，老鼠們噬咬著，太陽照耀著，蜜蜂遵循其複雜而寶貴的秩序。花朵在春天展露其孩童似的臉孔，而細菌則慢慢地破壞生命的質素。今日，克里姆林宮下達其命令，梵諦岡發表其言論。明日，老鼠將繼續長胖，太陽將稍微老一點，而細菌將還是萬物之主——去除細菌會損害到其餘的生命。

一個人怎麼可能將自己的思維方式建立在「大自然」的基礎上，同時又顯示出快樂的臉孔呢？他怎麼可能在以下的情況中感到舒適呢？——頭部躺靠在枯萎的草地上面，面對日落崦嵫的太陽，一位終究難免一死的女人把頭緊靠在他的肩膀上。如要談談這種情形怎麼可能，他大可能要談上一年的時間。

三月二十四日

也許在希臘的「潭碧」地方，荒野的草地上有番紅花正盛開，而在義大利的「帕斯多」附近，則水仙花搖曳生姿。但在這兒，一個西方世界的東部海岸上，春天卻是悲觀的人所謂的「現實主義」的季節——他們的意思是：歡樂的心情遭破壞。但歡樂的心情會來臨，就像孩子誕生時，歡樂的心情會來臨——在經歷痛苦之後。所以，乾燥的冷風仍然在灰色的天空下到處吹動。

並不是說，沒有什麼生命會開花或飛舞。蜜蜂出來一小時了，一小時的陽光。池塘裡，蝶蛹的卵形成漆黑的漩渦漂浮著，而池塘上方，早起的蚊蚋在舞動著。在水流和小溪的地方，我能夠聽到一隻紅雀在鳴叫，請求我去發現牠，去發現牠！一群似黑色暴風的鵝哥棲息在樹枝上，而裸露的楓花兒正從鱗苞中綻放出深紅的芽尖，還有一隻雛雀停棲在一棵赤楊上，赤楊擺盪著小小的金色尾巴。

我們對於包罩在美麗的花冠與花萼中的花兒很習慣了，對於大自然中可愛的萬物，

養成很柔性的品味，所以幾乎完全不把赤楊的茛葭花視為一種花。然而，赤楊的茛葭花並不是別的東西——就是雄蕊的花粉囊，在風中散播受精的花粉。密集的小小雌花，像細小的圓錐體，在寒冷的荒野空氣中，等待著金色的花粉傳送過來。

我們的春天就這樣開始，開始於無葉森林——榛樹、赤楊，白楊與柳樹樹枝——的花兒慢慢開放。這是一種需要耐久力的工作，是在空中的一種生產過程，就像在池塘中的那種生產過程。這是一種很原始的開花情境，彷彿把我們送回史前的地質時代；當時，那些現在已成為化石的樹木，就像這些後代的樹木一樣在風中播種——在那個時代中，世界也正值赤裸的春天季節。

三月二十五日

春天的開始，春天的真正開始，非常不像詩人與音樂家所歌詠的春季。藝術家是在四月末或五月時意識到了春天；此時，我們大可以說，甚至村莊的白痴也會觀察到：鳥兒正在歌唱、築巢，田野的花兒在盛開，而螞蟥又開始表現那種眾所週知的勤勉。

但是，春天最初的日子是比較年輕的。春天羞怯地偷溜進來，是一個高大、裸體的女孩，有著一頭淡色的金髮，溜到我們這些披著毛圍巾的不天真、善懷疑的人之中，溜到我們這些穿膠鞋的裝規矩的人之中，也溜到我們這些患傷風的拘泥世俗的人之中。年代久遠的田野香柏很秘密地在風中散播古老的花粉。柳樹中的一隻鷓鴣哥，發出男孩子那種不穩定的破鑼聲，哇哇地唱起來了。沼澤上到處是水，走起路來很泥濘。橡樹仍然不結果實，顯得神祕兮兮。在紫丁香樹上，只有孿生的芽苞暗示即將成熟並開花。但在池塘中卻漂浮著團團漆黑的青蛙卵，顯然是生命處於完全的粗生狀態中，處於基本的形態與自然中。在現在這個時刻，人們可以發現生命的秘密，然而卻沒有人發現。